

# 林億等將張仲景醫書的桂類藥名改為桂枝

- 仲景醫方的桂枝當是桂皮（肉桂） -

真柳 誠（茨城大學人文學部 / 北里研究所東洋醫學總合研究所醫史學研究部）

## 1 緒言

### 1-1 對藥物的疑問 日本和中國、韓國的分歧

流傳至今的仲景醫書一般認為有《傷寒論》（以下簡稱《傷寒》）、《金匱玉函經》、（以下簡稱《玉函》）、《金匱要略》（以下簡稱《金匱》）。書中所載桂枝，在日本使用的是《日本藥局方》規定的桂皮，即Cinnamomum cassia和同屬植物的樹皮[1]。《中國藥典》把日本的桂皮和同一藥物規定為肉桂[2]，但現在中國的肉桂並不是仲景醫書中所載的桂枝。而仲景醫書的桂枝被《中國藥典》稱為C.cassia的嫩枝全體[3]。可是，這種藥物，在《日本藥局方》中沒有。韓國的規定和中國相同。

這樣說來，仲景醫方中的桂枝，日本用的是樹皮即桂皮（肉桂），中國、韓國用的是嫩枝即桂枝，究竟一種正確呢？

### 1-2 對藥名的疑問 仲景醫書的記載不一致

仲景醫書中桂類藥物，除桂枝以外，還偶有其他不同的名稱。例如：《傷寒 發汗吐下後病篇》五苓散中的桂心[4]、《玉函》卷七的五苓散中的桂[5]、《金匱 痙濕喝病篇》葛根湯和《痰飲咳嗽病篇》五苓散中桂[6]的配伍。而其他的五苓散、葛根湯中都是桂枝。還有《金匱 瘧病篇》白虎加桂枝湯中配桂[7]，《傷寒》、《玉函》、《金匱》的桂枝加桂湯中配桂枝[8]，可見其加味和配伍的藥名是不一致的。另外，《傷寒》、《玉函》的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[9]中所除去的顯然是桂枝，也與方名中的“去桂”不同。

### 1-3 問題的所在和研究方法

仲景醫書中的這些桂、桂心都是桂枝麼？還是其他別的藥材呢？如果是同一種桂枝的話，為什麼又用桂、桂心等不同的名稱呢？如果分別是不同的藥材的話，那麼，桂枝、桂、桂心三者的區別在哪呢？就是說，問題的關鍵，在於仲景書中的桂枝究竟是何種藥物，與桂、桂心到底有什麼關係。若把這個問題弄清楚的話，則日本、中國、韓國對於桂枝的不同解釋，或許能隨之解決。

但是，僅僅依據現存的《傷寒》、《玉函》、《金匱》等書，想正確地考察這一具有名物變遷的歷史問題，是比較難的。在此，本人想從考古學、植物學、文獻學的不同角度出發，利用已取得的研究成果，總合地進行一下討論。

## 2 漢代以前及漢代的桂類藥 菌桂、桂、棧、木桂

### 2-1 非醫書的菌桂、桂、棧、木桂

作為藥物、調味料、香料，早在漢以前及漢代的書籍中就有記載。如《楚辭 離騷》[10]中的“菌桂”和“桂

酒”，《禮記 檀弓上》[11]中載有“桂”，《爾雅》[12]曰“棖，木桂”，《說文》[13]曰“棖，桂也”等等。從《爾雅》和《說文》的記載來判斷，棖、木桂、桂似乎是同物異名，可是，都沒有關於形狀的記載。關於形狀的解說始於晉 郭璞，郭氏《山海經》注曰：“衡山有菌桂，桂員似竹”[14]，《爾雅》注曰：“今江東呼桂，厚皮者為桂”[12]。“桂枝”一詞雖然見於《呂氏春秋》、《楚辭》、《後漢書》[15]等書，但都不是作為藥物的名稱。

## 2-2 出土的中國古代的桂皮和現存的中國中世的桂心

在公元前168年埋葬的馬王堆1號漢墓出土的陪葬品中，有7種植物香藥，被作為醫療的香料品。其中，有*C. chekiangense*的樹皮小片，調查報告將其稱為桂皮[16]。應該注意的是，其物已被除去了木栓層（粗皮）。因為這是王侯貴族的陪葬物，所以可以斷定是上用品。在出土的桂類中，沒有嫩枝。

日本奈良時代的756年，孝謙天皇把從唐進口的桂心等藥物進獻給東大寺，在現存的當時進獻目錄上載有桂心的名稱，其實物至今仍保存在正倉院。調查實物的結果，是屬於*C. cassia*及*C. obtusifolium*類，大小不一的板狀 - 半管狀 - 管狀的樹皮[17]，而且都去掉了木栓層。既然是天皇的進獻物，肯定也是上用品。嫩枝全體的桂類，併不存在。而且，不論在當時的進獻記錄上，還是使用記錄上都沒有桂枝的名稱。

據上所述，可知中國公元前，使用的桂類藥的上用品是除去木栓層的樹皮。到了中世，這種樹皮被稱為桂心。

## 2-3 出土醫書中的桂、菌桂

馬王堆3號墓出土的醫書（公元前168年以前）中，記載著桂類藥名。出現的頻率如下：《五十二病方》桂9次，美桂1次，菌桂1次。《養生方》桂3次，菌桂3次。《雜療方》桂4次。桂枝及其他桂類藥名未見[18]。還有，在武威出土的醫簡（公元100年左右）中，只有桂的記載，共出現12次[19]。

從這個頻率來看，可以推測，至漢代桂類藥一般指桂、或菌桂。桂與菌桂的不同點，尚不清楚。很有可能，桂枝當時還沒有作為藥名被使用。

## 2-4 《靈樞》（《太素》、《甲乙經》）中的桂

《靈樞》天壽剛柔篇和經脈篇分別記載著桂心、桂[20]的藥名。但是，《太素》[21]、《甲乙經》[22]引此二文時均作桂。上述的漢以前及漢代非醫書和出土醫學文獻中，都未見桂心的記載。可以認為，《靈樞 天壽剛柔篇》的桂，在流傳過程中，被後人改成了桂心。這種變化提示我們，也許後人把漢代的桂理解為桂心了。況且，《靈樞》、《太素》、《甲乙經》及《素問》中根本就沒有桂枝這一藥名。

## 2-5 小結

- (1) 直至漢代，作為藥名，一般稱桂，或菌桂。另外，作為桂的別名，也有稱棖和木桂的。
- (2) 當時優質的桂類藥，是除去了木栓層的樹皮，即是後來的桂心。漢代的桂有可能被後世理解為桂心了，因此，所說的桂，大概也有被去掉木栓層的桂樹皮。進而，馬王堆出土的桂類樹皮，當時的名稱也許就叫作桂。
- (3) 桂類嫩枝的實物未見，據諸資料表明，桂枝當時還沒有作為藥名被使用。
- (4) 就至漢代的史料、出土品考證，其名和物的關係尚不明瞭。桂和菌桂的區別也不清楚。關於藥物及其區別，應該進一步研究近於漢至唐代的本草書。

### 3 漢至唐代本草書的記載 牡桂、桂、桂枝、菌桂

據陶弘景《本草集注》（500年頃，以下簡稱《集注》），朱字經文的《神農本草經》（1-2世紀頃，以下簡稱《本經》）記有牡桂、菌桂，3-4世紀頃的墨字經文（以下暫稱《別錄》）始載桂於本草正品中。《本經》雖沒有形狀的記載，但以後唐代的本草書，作了比較詳細的考察。在此，想研究一下各有關記載，在盡可能範圍內考察唐以前的桂類藥和其基原植物。

#### 3-1 桂[23]和牡桂[24]

受《別錄》的影響，桂被收載本草正品中。而桂最早載於3世紀初的《吳普本草》[25]中。可是，《吳普本草》、《別錄》都沒有記載形狀。陶弘景在桂條注曰：“以半卷多脂者，單名桂，入藥最多”。形狀若是半卷的話，理應是樹皮。可是，要從中國、韓國細嫩的桂枝上，剝取“半卷多脂”的樹皮，是不太現實的。當時的桂一定是比嫩枝粗的枝或細幹的皮。從“入藥最多”的記載，桂在陶弘景時代，即6世紀前後，已經作為一般的桂類藥使用了。

牡桂最早見於《本經》，與《別錄》一樣也沒有記述植物及形狀。陶弘景首次注牡桂曰：“狀似桂而扁廣”，顯然說的是樹皮。另，唐政府奉敕編纂的《新修本草》（659年，以下簡稱《新修》）及《嘉祐本草》（1061年）通過《蜀本草》（938-964年）轉引的《新修圖經》（659年），從實際產地，搜集各種有關資料，不僅內容詳細，又有很強的可靠性。

《新修》、《新修圖經》關於牡桂條、桂條的注解大致歸納如下：

- a. 檜、木桂、牡桂、桂是同一植物的皮，只不過有品質等方面的差別。
- b. 其幼枝的皮肉多、半卷狀，味辛美者，稱其為肉桂或桂枝。把剝去上皮（木栓層）的叫作桂心，是桂類的上品。
- c. 其老枝的皮雖不及幼枝的皮好，但肉厚的叫木桂、牡桂。
- d. 牡桂和菌桂是不同的植物，其區別只是葉的長度不一樣。牡桂的葉長一尺左右，是菌桂葉的2-3倍。

據上述首先想確定一下牡桂（桂）這一植物。唐代的一尺，用大制換算約30cm，用小制換算約25cm[26]。另一方面，中國自產藥用樟科植物裏，葉最長的是*C. obtusifolium*，約10-20cm，其次是*C. cassia*，約8-17cm[27]。這兩種以外，都是短葉種，牡桂植物屬此兩種之類。現在市場上見到的多是*C. cassia*的樹皮，這種樹皮，在中國一般叫肉桂，在日本叫廣南桂皮，相當於《中國藥典》的肉桂和《日本藥局方》的桂皮。另外，*C. obtusifolium*的樹皮，中國叫山肉桂，日本叫越南桂皮，是肉桂和桂皮的上等品，中國市場上很少見。從而可以推測，唐政府規定的所謂牡桂（桂），大概就是現在的肉桂或桂皮。唐政府把半卷狀的幼枝，多肉的樹皮，叫肉桂或桂枝（現在的商品名叫桂通），除去木栓層的叫桂心。把老枝肉厚的樹皮規定為木桂和牡桂（現在的商品名叫企邊桂、板桂），其品質不如幼枝樹皮的肉桂（桂枝）。總之，唐代的桂枝，就是現在的肉桂，現在的桂枝是將整個嫩枝作為藥材使用，這併不符合唐政府的規定。

但是，唐政府既然清楚牡桂和桂是同一品物，又為什麼分條記載？原因在於《別錄》中牡桂、菌桂兩條，以外又新設桂的條文[28]，因此，陶弘景《集注》雖把牡桂釋為：“狀似桂而扁平，這是沿用了《別錄》的分類，沒有將桂和牡桂統一起來。《新修》桂條的注：“剩出單桂條，陶為深誤也”，也斷定了桂和牡桂是同一種物品，只是分類仍依照《別錄》、《集注》。而且，直至宋代的《證類本草》也承襲了這種分類，因此造成了後世的混亂。

#### 3-2 菌桂[29]

菌桂，在本草學中始載於《本經》，但併沒有形狀的記述。《別錄》“無骨正圓如竹”的描述，類似於《山海經》郭璞注。隨代提及一下，仁和寺本《新修》所記不是菌桂，而是菌桂[30]。菌有竹的意思，又和菌相通，故所

謂菌桂（菌桂）的桂類藥，大概是由於形類竹筒狀，因而得名。其實，陶弘景也認為菌桂和桂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桂類藥，他在《集注》菌桂條注曰：“正圓如竹者，惟嫩枝破卷成圓，猶依桂用，非真菌桂也”，“三重者良，則明非今桂矣，必當別是一物”。《新修》菌桂條注曰：“大枝小枝皮俱菌，然大枝皮不能重卷，味極淡薄，不入藥用”。

《新修圖經》注曰牡桂葉：“長於菌桂葉一二倍”；[24]。由此可見，至7世紀，菌桂與桂（牡桂）是兩種不同的植物，其小枝的樹皮重卷，大枝的樹皮不重卷，味淡薄，不作藥用。

現在中國自產的桂類藥用種類，只有*C. burmanni*，其葉長6-10cm[31]，僅是*C. cassia*和*C. obtusifolium*的1/2-1/3。中國稱其為陰香皮或廣東桂皮，大枝和幹的皮香味欠佳，小枝的皮有香味。很有可能，7世紀以前的菌桂，就是*C. burmanni*的小枝。現在，飲用紅茶等時，在世界上使用的英文名為“cinnamon stick”，是用馬來西亞等國產的*C. burmanni*和斯里蘭卡等國產的*C. zeylanicum*製成品，把直徑數cm的嫩枝皮剝下，去掉木栓層，乾燥之後，變成如同香煙粗細的卷狀。其形狀的確象竹筒狀，和唐代以前文獻記載的菌桂完全一樣。這種Cinnamon stick味甘稍辛可食用，這一點，與肉桂等辛甘味烈的藥用*C. cassia*不同。也許菌桂也和Cinnamon stick一樣可以食用。

看一下本草經文，桂條的《別錄》和牡桂條的《本經》、《別錄》都分別列舉了治療的適應症。但菌桂《本經》僅作為一般營養藥記載：“主百病，養精神，和顏色，為諸藥先聘通使，久服輕身不老，面生光華，媚好常如童子”。《別錄》中關於菌桂沒有任何記載。就是說，菌桂不是用來治療的，而是作為增進健康的食品或香料被使用。與此相同的例子在本草中也可見，如：《本經》中的上品秦椒可食用，而下品中的蜀椒可作藥用。馬王堆以後的醫書中，未見與菌桂配伍的處方，大概就是這個原因。

### 3-3 小結（表1）

- (1) 唐政府把從漢代到唐代7世紀末的桂和牡桂，棧、木桂都規定為*C. cassia*或*C. obtusifolium*的樹皮，即相當於《中國藥典》的肉桂及《日本藥局方》的桂皮。
- (2) 其嫩枝的樹皮肉多，乾燥之後，成半卷狀，唐代稱其為肉桂、桂枝，相當於現在的桂通等物。削去木栓層的上等品叫桂心。老枝的樹皮，品質不良，肉厚的叫木桂、牡桂，相當於現在的企邊桂和板桂。
- (3) 唐政府把7世紀以前的菌桂認定為*C. burmanni*的小枝的樹皮，這是重卷的竹筒狀製品，大概類似現在的Cinnamon stick。大枝的樹皮不能重卷，氣味欠佳，故不能利用。
- (4) 菌桂是增進健康的食品，與藥用桂（牡桂）在使用範圍上有明顯的區別。
- (5) 最初作為藥物在《新修》中記載的桂枝，就是現在的肉桂（桂皮）。而把嫩枝的全體作為藥物的桂枝，在本草書中未見記載。

表1 現市場品與《新修》規定的桂類藥

植物	學名：葉長度 新修名：葉長度	<i>C. cassia</i> （一部 <i>C. obtusifolium</i> ）：8-22cm 牡桂（木桂、桂、棧）：約25cm		<i>C. burmanni</i> ：6-10cm 菌（菌）桂：8-13cm
現市場藥物	用部	嫩枝全体	樹皮	
	名稱：局方名 藥典名 產地名 形狀名 枝干直徑	-- 桂枝 -- 桂尖叫桂枝尖 0.3-1cm的枝	桂皮 肉桂 廣南、東興、（越南）桂皮	樹皮 桂皮 -- 爪哇桂皮 Cinnamon stick 約1-2cm的枝
新修藥物	用部	--	嫩枝的樹皮	大枝的樹皮
	名稱 形狀等 木栓層除去品	-- -- --	肉桂、桂枝 多肉、半管狀 桂心	肉厚的叫木桂 少肉、薄味 （桂心？）

## 4 西晉至六朝仲景醫方的桂類 桂、桂肉、桂心

流傳至今的所謂宋改仲景醫書，即是經過北宋校正醫書局林億等人校訂出版的書類。分別於1065年，1066年，出版了《傷寒論》和《玉函》、《金匱》[32]。但是，這些書，是否保持著3世紀初仲景醫書的原貌，已很難確認。另一方面，在3世紀以後保留著古來原貌的醫書中，也可發現載有仲景醫方，如果認真研究一下這些醫書，或許可以推知各個時代的桂類藥。

### 4-1 《張仲景方》

984年丹波康賴的《醫心方》多處引用了隋唐以前的醫書，而直接傳至現在，因此它的引文比較完整地保留了隋唐以前原樣。

《醫心方》所引的《仲景方》中，有與桂配伍的桑根白皮湯，還有配伍桂心的半夏湯[33]。這個《仲景方》很可能是898年《日本國見在書目錄》中所著錄的“仲景方九卷”，也可認為屬於《隋書經籍志》著錄的“仲景方15卷”，及《高湛養生論》的逸文（《太平御覽》卷722所引）中所說的“王叔和編次張仲景方論、編為三十六卷”的系統。王叔和編集仲景醫書，是在282年以前[34]，因此，這個桑根白皮湯和半夏湯二方，也可能傳自於3世紀後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二方中配伍的不是桂枝，而是桂和桂心。

### 4-2 《肘後百一方》

《肘後救卒方》，310年前後葛洪編撰，500年陶弘景增補《肘後救卒方》為《肘後百一方》，此書未經北宋校訂，後經金 楊用道增補附方於後，即僅楊用道本系統流傳至今。其中所載內容，與《醫心方》中所引《葛氏方》等大致相同，因此，可以認為，此書比較完整地保留了葛洪、陶弘景的原樣。

本書中有張仲景八味腎氣丸，還有無名方，但從無名方的藥物組成來看，與麻黃湯、小建中湯相同，這些方劑都是與桂配伍[35]。陶弘景時，雖然將葛洪編寫的部分和自己增補的部分，用朱墨兩色區分開，但現存的版本，二者已無法區別。所以，這裏的麻黃湯、小建中湯及八味丸，究竟是葛洪的，還是陶弘景的，已經不得而知。

另外，《肘後百一方》中，能確定出自葛洪的部分記有，如：“凡治傷寒方甚多，其有諸麻黃、葛根、桂枝、柴胡、青龍、白虎、四順、四逆二十餘方，並是至要者”[36]。這裏所說的桂枝，據前後文來分析，指的是桂枝湯。筆者統計了《肘後百一方》的處方，其中包括仲景三方，桂類藥的使用次數：桂58次，桂心20次，肉桂4次，牡桂和桂肉各1次。就是說，作為藥名的桂枝未見。即使是仲景的處方，使用的也是桂，只不過方名為桂枝（湯）而已。這樣看來，葛洪和陶弘景的時代，桂枝這一特殊的詞彙被使用於方名，通常不作藥名使用。葛洪的《肘後卒急方》編撰於310年左右，那時就已經有了桂枝湯的方名，而既不是桂湯，也不是桂心湯，更不是肉桂湯，因此，似乎是在葛洪以前有人創製了桂枝湯這個方名。是王叔和，還是張仲景，或者是伊尹，目前，筆者關於這方面的資料還沒有發現。

### 4-3 《小品方》

《小品方》是於陶弘景之前，454-473[37]陳延之所著，近年來我們發現了藏於前田家尊經閣文庫的古卷子本《小品方》卷1，幾乎未經任何人修改過，書中不避唐太宗李世民（649年沒）的諱，因此可以推測，這是649年以前的寫本傳入了日本。《小品方序文》中列舉了18種參照文獻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“張仲景并傷寒併方九卷”和“張

仲景雜方八卷”。

表2 鈔本《小品方》卷1所載方

	配伍藥名			計
	桂肉	桂心	非配伍	
金匱方	2	0	3	5
其他	14	1	7	22
計	16	1	10	27

該本卷1的後半，共載27處方，其中16方中配肉桂，1方中配桂心。此27方與《傷寒》方併沒什麼關係，但與《金匱》方名類似，且同一藥物組成的方共有五首。其中厚朴湯和桂支湯加烏頭湯中配有桂肉（表2）。分別相當於《金匱》的厚朴七物湯、烏頭桂枝湯。桂肉的名稱在唐以前的本草書中沒有，但是在《肘後百一方》中出現過一次，可知3-5世紀有的醫方家使用了這一藥名。因為是桂的肉，也許是桂心、肉桂的別稱？當然其實都是樹皮。

再有，桂支加烏頭湯，這個“桂支”，至今還未研究，極有可能和桂枝同義。

馬王堆醫書中，長枝作“長支”[38]，《素問》、《靈樞》中，四肢作“四支”[39]，如同此例。本卷1的27方中，芍藥作“夕芍”，茯苓作“伏苓”，與此相當的例子，在《醫心方》中也很多。還有一個可能性，就是“皮”和“支”的字形近似，因此“桂皮”訛為“桂支”了。例如，《千金翼方》卷19有大桂皮湯。也有同使用的例子。可是，到漢代的文獻中，還沒有桂皮的用例。另外，從音韻學來說，隋唐音，枝、皮二字屬支韻，而隋唐以前古音，支、枝在第二部，皮在第六部。所以還是把桂支湯釋為桂枝較妥。

總之，確實有桂枝湯這一方名，而且，在現存古寫本《小品方》卷1，這樣較早的古文獻中記載著桂枝湯及藥物組成，可方中併不是桂枝而是桂肉。若注意一下主治條文的記述形式的話，還可以發現，與桂心配伍的方劑，條文多用“治”，而與桂肉配伍的方劑都用“主”。陳延之記述形式的不統一，證明了他是完全遵循參照文獻的原始狀態。這樣說來，極有可能，陳延之所參照的“張仲景并傷寒併方九卷”和“張仲景雜方八卷”等，也沒有桂枝這一藥名。

#### 4-4 小結

(1) 在比較完整地保存著原始資料的3世紀後葉-500年的醫方書中，仲景醫方有七首。其中4首用桂，2首用桂肉，一首用桂心。是一點證明了，隨著時代的變遷，桂類藥的名稱也不斷發生變化。

(2) 成書於500年的《肘後百一方》中，桂的配伍最多，其次是桂心、肉桂、牡桂、桂肉。即使漢代出土的醫書中，桂也是最常見的，這說明漢代的習俗直至影響到六朝。

(3) 桂枝湯的方名，至少在310年以前就存在了。可是，包括桂枝湯在內，作為藥名的桂枝根本沒有記載。

(4) 據以上考察，漢代仲景醫方的桂枝湯中大概也沒有桂枝。很可能配伍的是樹皮，只是稱其名為桂而已。

## 5 唐代仲景醫方的桂類 桂心、桂枝

### 5-1 唐本《千金方》的仲景醫方

現在，廣為通行的《千金方》（650-658年左右），是江戶時代幕府醫學館覆刻的南宋版的影印本，還有近年南宋版的直接影印本。這個南宋本，是經過北宋校正醫書局林億等人校正的所謂宋改本，於1066年刊行的北宋版系統。因此，我們稱現行版本為宋改本《千金方》。另有未經宋改的南宋版近年在日本影印出版，稱為未宋改《千金方》。再有，現存唐代傳入日本的《千金方》卷1，稱其為《真本千金方》。《醫心方》中也引用了《真本千金方》和同系統，筆者暫稱其引文為唐本《千金方》。

以上所述，從《真本千金方》和唐本《千金方》可以追溯唐時代原始面目。但是，《真本千金方》現僅存卷1，沒有同仲景醫方相對應的處方，因此，詳細地調查了《醫心方》中所引的唐本《千金本》全文，其結果，所有與桂類藥配伍的處方都是桂心，其他名稱一個也沒有。其中，與《金匱》相對應的方有4首，也都是配伍桂心，當然，現存的《金匱》中這4首方都是配桂枝。

- a. 《醫心方》卷6治胸痛方第1：胸痺之病 不知殺人方（《金匱 胸痺心痛短氣篇》枳實薤白桂枝湯）
- b. 《醫心方》卷9治肺病方第13：大建中湯（《金匱 血痺虛勞病篇》：小建中湯）
- c. 《醫心方》卷9治痰（痰）飲方第7：青龍湯、木防已湯（《金匱 痰飲咳嗽篇》：大青龍湯、木防已湯）

《醫心方》所引醫書200餘種，其中載有大量配伍桂類藥的方劑，其名稱，除少數稱為桂及桂肉外，絕大多數都稱為桂心。稱桂者，公元300年前後的《張仲景方》和《葛氏方》；稱桂肉者，5世紀的《小品方》和6世紀的《如意方》中一部分處方。《醫心方》卷1引《醫門方》（此書可能成於唐代）的桂枝加附子湯、桂枝麻黃湯（麻黃湯）中，實際是桂心，而不是桂枝。

綜上所述，可以證明以下4點：第1、編撰《醫心方》時，桂類藥名還沒有統一成桂心。第2、在醫方書中，作為藥名，最早稱桂，六朝時有稱桂肉的，六朝-隋唐桂心成了普遍的稱呼。第3、唐以前的醫方書記載的桂類藥，都是樹皮製品，嫩枝全部入藥是不可能的。第4、如果唐以前醫方書中有使用桂枝的處方，那是極其異常的例子。

從第1、第2點來看，唐本《千金方》的桂心併不是《醫心方》作者丹波康賴所作。編撰《千金方》時，或傳入日本之前被統一成桂心了。從第2、第3點來看，現在中國、韓國以嫩枝全體入藥，是與唐代及以前的傳統相忤逆的。從第4點來看，把現存的《傷寒》、《玉函》、《金匱》作為唐以前的醫書，是極其荒唐的。

可是，《傷寒》、《玉函》、《金匱》的條文和處方本身沒有大的異同，僅就《醫心方》來說，引用的唐以前醫方書中同類條文和對應處方數也是相當可觀的。在敦煌莫高窟也發現了《傷寒》、《玉函》的別種傳本斷簡[40]，及假托仲景名的《張仲景五藏論》[41]。9世紀以前“張仲景方九卷”；傳入日本，然而，僅據宋改本《千金方》卷9末的衍文“江南諸師，秘仲景要方不傳”一語，就斷定仲景醫書是被隱匿了幾百年的秘籍，這是未得仲景醫書傳承真諦之過。令人費解的是《傷寒》、《玉函》、《金匱》三書中大部分是桂枝這一藥名，而且，把桂枝解釋為嫩枝全體。

## 5-2 宋改本、未宋改本《千金方》中仲景醫方

在研究唐本《千金方》的基礎上，還想更進一步研究一下宋改本和未宋改本。宋改本，未宋改本又可能沒有象唐本那樣，保留著原來的樣子，但卻較多地記載了仲景醫方。

唐本的c方（青龍湯、木防已湯），在宋改本《千金方》卷18痰飲第6有此文。以宋改本來說，木防已湯主治條文的文字有所增加，與《金匱》的內容大體相同，但配伍的是桂心。青龍湯，宋改本作小青龍湯，藥物組成在卷18咳嗽第5的小青龍湯一起記述，也是配伍桂心。唐本的b方（大建中湯），在宋改本卷17肺虛實第2有此文，主治條文無大差別，仍然是桂心，可是，方名變成了小建中湯與《金匱》同。

而唐本的a方“胸痺之病，不知殺人方”，類似這種不同的變化，在宋改本中可見。此條文載於宋改本卷13胸痺第7，和《金匱》同方名的“枳實薤白桂枝湯”條，條文有所增加。可是與方名相對應，藥物組成也稱為桂枝了。另一方面，未宋改本在卷13胸痺7中[42]，也有相當於a方的條文。其記述和宋改本不一致，反而配桂心，且與唐本的字句、藥量、量詞都同。由此可見，唐代的《千金方》盡管一律記為桂心，但從a方的變化，可以推斷，在宋改階段，乃至宋改時所用的底本時期，被改為桂枝了，併做於《金匱》附加了枳實薤白桂枝湯方名和主治條文。

據宋改本卷9、10傷寒門的處方組成，與《傷寒》、《金匱》相對應的有50餘方。與桂類配伍的，在傷寒門有29方，其中25方是桂心，4方是桂枝。兩者同用桂心的方子：五苓散、麻黃湯、大青龍湯、小青龍湯、茯苓（苓桂朮甘）

湯、黃耆芍藥桂苦酒湯、鱉甲煎丸、白虎加桂湯。用桂枝的方子：桂枝湯、桂枝二麻黃壹湯、桂枝加黃耆湯，很顯然方名和藥名是有關連的，即方名有“桂枝”二字的，配伍中必用桂枝；配伍中用桂心的，方名不加“桂枝”二字。即使有，也只不過象“黃耆芍藥桂苦酒湯”、“白虎加桂湯”，僅加一“桂”字而已。

又如前述，《小品方》的“桂支湯加烏頭湯”中的桂肉，《醫門方》的“桂枝加附子湯”、“桂枝麻黃湯”中的桂心，這種方名與藥名相矛盾的情況在唐以前就已經出現了。而宋改本《千金方》則解決了方名與藥名矛盾的這一問題，凡方名有“桂枝”的，方中必配桂枝。a方在唐本和未宋改本中是桂心，但在宋改本中則成了桂枝。從唐至宋的傳寫過程中，出現了這些不同點，大概不會是一種無意識的自然現象吧。唐本和宋改本的差別，可以證明，宋改本為了回避矛盾而有意進行了修改。再簡單說一下朮類名稱，在宋改本《千金方》的新校方例中，如白朮一物，古書惟只言朮，近代醫家咸以朮為蒼朮，今加以白字，庶乎臨用無惑矣”。林億等人這段話，同時表明了《傷寒》、《玉函》、《金匱》中的白朮也是被統一了的[43]。當然，關於桂枝，是否由宋統一修改過，雖值得懷疑，但證據尚不充分。

另外，這個改變，不僅解決了名稱的矛盾，或許進而可以弄清楚桂心和桂枝的區別及關係。桂枝作為藥物，始見於《新修》，解釋為：嫩枝的肉厚的樹皮叫桂枝，其除去木栓層的叫桂心。桂枝和桂心沒有本質的區別。對於《新修》這一記載，宋改責任者肯定清楚地知道，但為什麼，《千金方》卷1的“七情表”，本來引用的是《集注》的內容，這一點，通過《真本千金方》和敦煌本《集注》可以明白。而宋改《千金方》卻根據《新修》的“七情表”，對這一內容進行了大量的修改[44]。可想而知，他們對《新修》的內容，是瞭如指掌的。而且，盡管同是仲景的發表劑，而宋改本《千金方》僅是桂枝湯中用桂枝。麻黃湯、大青龍湯等，則保留著唐本的桂心。綜上所述，宋改本期間，可能還沒有考慮到桂心和桂枝兩種藥物的本質區別。要確定這一點，還有待進一步考證。

### 5-3 唐政府本《傷寒論》的桂類

唐政府719年開元7年令，規定了醫學生必學之醫方書，有《小品方》和《集驗方》[45]。其後，760年醫官錄用的考試題，10個問題中，有2個出自《張仲景傷寒論》[46]。林億等在宋改《千金方》的校後序中說：“臣嘗讀唐令，見其制，為醫者，皆習張仲景《傷寒》，陳延之《小品》”。可見，開元7年令，繼之737年開元25年令，《張仲景傷寒論》確實被指定為醫生必學之書。當然，這個唐政府本已亡佚了。

其次，王燾的《外臺秘要方》（以下簡稱《外臺方》）中，有很多18卷本《仲景傷寒論》的引文[47]，內容大多與《傷寒》、《金匱》相對應。王燾是唐朝的官僚，752年所寫《外臺方》自序曰：“余幼多疾，長好醫術”，“久知弘文館圖籍方書等”。弘文館是唐政府的圖書館，故737年指定的《張仲景傷寒論》必然藏於此。這樣說來，完成於753年的《外臺方》所引用的《仲景傷寒論》18卷，一定是唐政府本，因此，能比較真實地反映唐代的桂類藥名。

表3 《外臺方》卷1、2 桂類方

	配藥名			計
	桂心	桂枝	肉桂	
仲景傷寒論	8	1	0	9
其他	19	1	1	21
計	27	2	1	30

可是，《外臺方》的傳本僅存宋改系版本，以《千金方》為例推之，即使是宋版，也不能輕易相信完全保存著唐代的面貌。《醫心方》引唐代《外臺方》僅七條[48]，可是，沒有配伍桂類的藥方。在此採用雖經宋改，但是相當謹慎的南宋版《外臺方》[49]，研究一下唐政府本的桂類藥名。先說現在中國通行的明版《外臺方》影印本，此本明刊時脫文、修改很多，甚至連宋改時的舊態也面貌皆非，若據此版，容易造成誤考，故絕對不足為據。

首先，對宋版《外臺方》卷1、2傷寒門作探索性調查，其結果（表3），桂類藥配伍方30首，其中9方引自《仲景傷寒論》，21首引自他書。《仲景傷寒論》的9首，除卷1的桂枝湯中用桂枝外，其他8首，如卷1的桂枝附子湯，



卷2的桂枝湯、麻黃湯、葛根湯等都桂心。引自他書的21首，《小品方》的射干湯中是肉桂，《古今錄驗方》的橘皮湯中用桂枝，除此之外的19首，包括《范汪方》的桂枝二麻黃一湯、《古今錄驗方》的大青龍湯，都是桂心。

如上述，傷寒門的桂類方，90%用桂心，這一點，若以《千金方》的研究結果作為佐證的話，恰恰說明了此書仍保留著唐代醫方書的樣子。另外，方名有“桂枝”的4方，其中3方配桂心，並沒有象宋改本《千金方》那樣，有意識地統一方名和藥名。另一方面，宋版《外臺方》主治條文的形式多用“療方”，有時方後記有“右味搗”等字。把這種書寫形式與《醫心方》相對比，《醫心本》多是“治方”、“凡物治”。二者比較之後，證明了王燾編撰《外臺方》時，為避唐高宗李治諱，改“治”為療，改“治”為搗。象這麼明顯的避諱，擔任宋改的儒臣，不會不知道的，再說，宋代也沒有必要沿襲唐代的避諱習慣。儘管宋改時修改原來文字的可能性很強，但王燾的舊文未被擅改。故可以認為，《外臺方》並沒有象《千金方》那樣作過較大的修改。接著，想研究一下《外臺方》所引《仲景傷寒論》的內容。

《外臺方》全40卷中，能判明為《仲景傷寒論》的條文、處方的引文，分以下三類（表4）。

表4《外臺》仲景醫方的桂類

	配藥名		計
	桂心	桂枝	
第1類方	18	1	19
第2類方	2	0	2
第3類方	18	0	18
計	38	1	39

第1類是王燾在引文開始明記“仲景傷寒論”字樣，次條記有“又”字。此類引文中，配伍桂類藥方19首，配桂枝的只是前述《外臺方》卷1的桂枝湯，其他18方都是桂心，其中包括方名中有“桂枝”二字的方，如卷4的桂枝湯加黃耆，及卷7的抵黨烏頭桂枝湯、柴胡桂枝湯；卷4的黃耆芍藥桂心酒湯、桂心生薑枳實湯。可見這類方中，既有方名與藥名相矛盾的，又有相統一的。

第2類是在其他方書的引文末，王燾記有“傷寒論同”、“張仲景論同”等注文。這類條文中配伍桂類藥的方，有卷1的桃人承氣湯和卷3的五苓散，都是與桂心配伍。

第3類是在文末用雙行小字記有宋改注“此本仲景傷寒論方”等，與桂類藥配伍的方劑，從卷1至23共18首，都是配桂心。其中有象《范汪方》的桂枝二麻黃一湯、卷23《集驗方》的桂枝加附子湯，僅方名為桂枝而已。

因為第1類和第2類有王燾的注，所以一定是唐政府本的佚文。21方中桂枝只一方，桂心20方，方名有“桂枝”、“桂心”的不同。對《外臺方》傷寒門進行調查，也有與以上三類同樣的現象。故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：第1、沒有統一方名和藥名的跡象。第2、藥名絕大多數是桂心。第3、所引《仲景傷寒論》即唐政府本《傷寒論》的佚文，第1、第2類引文遺留著這種特徵。

通過第1點可以推測，關於桂類藥名，至少在王燾及宋改時期，沒有太大的變化。再從《醫心方》所引方分析，自六朝至隋唐，通常用桂心這一藥名。第2點證明了，《外臺方》雖經宋改，但並不是很大的修改。第3點可以看出，唐政府本《傷寒論》的桂類藥名，即使在宋改本《外臺方》中也基本上沒有什麼變化。

唐政府本《傷寒論》桂枝湯中用桂枝，僅此一例，可是，王燾又引用了唐政府本配伍桂心的桂枝湯。研究漢唐醫方書的結果，假如桂枝的實體就是桂心，也難以確認自古桂枝也作為藥名使用。《外臺方》成書至宋改，大約經300餘年，在傳寫過程中，桂枝湯的方名偶然被誤寫，漸漸流傳於後，而習非為是。

唐政府本《傷寒論》桂枝湯中用桂枝，僅此一例，可是，王燾又引用了唐政府本配伍桂心的桂枝湯。研究漢唐醫方書的結果，假如桂枝的實體就是桂心，也難以確認自古桂枝也作為藥名使用。《外臺方》成書至宋改，大約經300餘年，在傳寫過程中，桂枝湯的方名偶然被誤寫，漸漸流傳於後，而習非為是。

#### 5-4 小結

- (1) 醫方書中桂這一藥名最古，六朝時，雖始見桂肉，六朝隋唐桂心被普遍使用。這種現象與仲景醫方相同。
- (2) 唐和唐以前的醫方書，幾乎沒有配伍桂枝的方劑。如果有的話，那是後世誤寫的結果，或極有可能是宋時修改的。唐代的仲景醫方也同樣，故《傷寒》《玉函》、《金匱》中的桂枝，的確令人生疑。

- (3) 唐以前的醫方書和唐代的仲景醫方中記載的桂類藥，都是樹皮製品，嫩枝全體入藥的可能性幾乎沒有。
- (4) 唐代的仲景醫方的桂枝湯類，宋改本《千金方》為使方名和藥名統一，而改藥名為桂枝，或許他們認為桂枝也是樹皮製品。

## 6 宋代初期的桂類 從桂心到桂枝

### 6-1 淳化本《傷寒論》的存在和特點

北宋初期的淳化3年(992)，王懷隱等奉敕編撰了《太平聖惠方》100卷。其卷8-14是和傷寒有關連的雜病部分，仲景醫書佚文遺跡多數可見。特別是卷8，是一種較古的傳本，江戶後期已有人注意到了這一版本，併利用它進行研究。近年來，根據《聖惠方》完成的年代，這個《傷寒論》被稱為淳化本《傷寒論》[50]。正因為這個淳化本出現於唐與宋改之間，所以，對桂類藥的考察也很有義意。只是《聖惠方》大部分內容不記出處，卷8條文也沒有出處。因此，首先研究一下淳化本的由來及特點。

現宋改《傷寒論》序文曰：“開寶中(968-975)，節度使高繼沖(943-973)曾編錄進上，其文理舛錯，未嘗考正，代雖藏之書府，亦闕於讎校，又曰“先校定張仲景傷寒論十卷”，即現存之《傷寒》。《傷寒》的宋改是在1065年，在此稍前的1047年宋政府圖書館藏目錄《崇文總目》完成了，據《崇文總目》佚文所載與此關連的書有：金匱玉函要略三卷，張仲景撰；張果先生傷寒論一卷；傷寒論十卷張仲景撰、王叔和編；傷寒手鑿二卷田誼卿撰；傷寒證辨集一卷；百中傷寒論三卷陳昌允撰[51]。其中，“金匱玉函要略三卷，張仲景撰”、“傷寒論十卷張仲景撰、王叔和編”，分別是宋改《金匱》、《傷寒》的底本是沒有問題的。另外，宋改序外稱高繼沖進上本“代藏之書府”，所以宋政府圖書館中極可能藏有此書。可是能判斷高繼沖本的記錄，在《崇文總目》的佚文中未見，其他確鑿的證據也沒有，故高繼沖本和現在《傷寒》的關係意見難以統一。

因《聖惠方》是奉敕編撰，故能利用宋政府圖書館的藏書。其根據可見於《崇門總目》佚文中著錄的“食醫心鑿三卷皆殷撰”。本書雖已亡佚，但朝鮮的大醫學全書《醫方類聚》(1477年刊)中有很多引文，幕末多紀元堅等人將這些引文編成輯佚本，明治初羅振玉來日時，購回此書，後在中國以活字出版。《醫方類聚》中引用“金匱方”共43回，其字句和元版《金匱》完全一致[52]，故可以推斷，《醫方類聚》中的引文修改較少。看一下《聖惠方》卷96、97食治門，引用了和《食醫心鑿》相同的論述和治法、方劑[53]，這一點可以證明，奉敕編撰《聖惠方》時，曾利用了宋政府圖書館的藏書。只是《食醫心鑿》的引文省略和修改較多，治方、藥名和條文被修改之處也不勝枚舉，而桂心卻都保持著原樣。然而，要斷定《聖惠方》卷8，僅僅根據來自他書的內容，是靠不住，必須充分估計到在轉引過程中的節略及修改的可能性。

尚且，基於林億等序和高繼沖本進上不久就開始編纂《聖惠方》這兩點，《聖惠方》卷8便被稱為高繼沖本[54]。的確，在編纂《聖惠方》卷8時，宋臣們很可能參照了宋政府圖書館的藏書，及藏於館內的高繼沖本。但是查看一下《崇文總目》的佚文，當時的藏書中，除高繼沖本以外一定還有現今已亡佚的，來自於仲景醫書的各種傷寒醫書。這些書，在編纂卷8時曾被利用過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。即便《聖惠方》參照了高繼沖本，也很難想像如述那樣完全照搬。再說，卷8開頭引用了《諸病源候論》、《千金方》，僅就於此而稱其為高繼沖本的話，那只不過是一種誤解。所謂淳化本，大概由於1978年日本學者提出之後[50]，中國學者也沿用之的結果[55]。

總而言之，《聖惠方》卷8雖然載有所謂淳化本《傷寒論》的內容，但王懷隱等人編纂時，對於所利用的文獻進行修改的可能性很大。考慮到了這一點，於是想研究一下桂類藥名。

## 6-2 淳化本《傷寒論》的桂類

淳化本共25篇，分為篇幅較長的序論、脈論及發病日數篇、三陰三陽篇、可不可篇，最後是處方篇。處方篇形式較特殊，不僅設藥味、分量、繼之調劑法、服用法總括在內。此古本的傳來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以前，是仲景醫書的一傳寫形式[56]。

在此分析一下“傷寒三陰三陽應用湯散諸方”篇，此篇包括蒸法出汗在內，共計50首方，這個數字似乎是人為作成的，但所有的湯劑都用煮散的方法，這是宋代特殊的調劑法，以至後來被《和劑局方》所採用。這一點充分地證明，淳化本也按照宋代習慣被統一修改了，因此，本篇的處方和其他記述也不可輕易完全相信。

表5 淳化本《傷寒論》的桂類方

	配藥名		計
	桂枝	桂心	
方名有桂枝	6	0	6
方名無桂枝	2	11	13
計	8	11	19

此50方中，配伍桂枝的方，從第1方桂枝湯始，接著是桂枝附子湯、桂枝芍藥湯、桂枝麻黃湯、桂枝人參湯、麻黃湯、朮附湯，加上第9小柴胡桂枝湯共計8首。就是說，除第7方麻黃附子湯中沒有桂類藥之外，其他桂枝配伍劑連續載於本篇前部。除麻黃湯、朮附湯外，其他6首方名都有“桂枝”二字。

可是，本篇桂枝芍藥湯，在目錄中被寫成桂心芍藥湯。而“三陰三陽篇”有桂心芍藥湯，但桂枝芍藥湯卻未收載。此外其他處方都是配伍桂心，從第12方葛根湯，到第43方桃人承氣湯計11方，方名都沒有桂類藥名，被集中編輯在後半部（表5）。

在此方名和配伍的藥名的關係已基本清楚了，即桂枝湯等，方名有桂枝或桂心的處方編在前，都是配伍桂枝。此後載方名沒有桂類藥的處方，而都與桂心相伍。桂枝和桂心作為藥物沒有區別，為了使方名同配伍的藥名相統一，故修改了藥名。另外，桂枝芍藥湯，在其主治條文和處方篇目錄中共是“桂心”芍藥湯，故本方當與桂心配伍。再有，處方篇的調劑法多用“搗”，正如前述，是避唐諱的遺跡，因此卷8所利用的文獻，確實是由唐人編集的。這樣說來，可以推斷，處方篇配伍桂枝的方劑，本來配伍的是唐代方書通稱的桂心。

這種變化究竟是源於淳化本，還是淳化本所引用的文獻，尚不清楚，但處方篇全文已依宋政府的規定被修改了。於是，淳化本時期，或許將有桂類藥字樣的處方名，及其中的桂類藥都統一成桂枝了。無疑宋初時，把桂枝理解為就是仲景醫方中的桂心的別名了。

如同唐本《千金方》所載仲景醫方的桂心，到宋改本《千金方》都變成了桂枝一樣。即使是宋改以前的淳化本，不考察實物和藥名的關係，人為地把桂心改成桂枝的例證也有。醫書在傳寫過程中，在方名和藥名上往往會出現矛盾，這樣的醫書在重新出版時，進行校訂、統一也許是理所應當的。同樣，宋之後不久出版的，即現在的《傷寒》、《玉函》、《金匱》中全部變成桂枝這一令人不解的事實，通過淳化本可以看出其變化之端倪。

## 6-3 小結

- (1) 淳化本《傷寒論》半數以上的處方配伍桂心，所以即使宋初時，仲景醫方使用的是樹皮。
- (2) 可以推定，淳化本的桂枝本來是桂心，改桂心為桂枝是為了解決方名和藥名之間的矛盾。
- (3) 淳化本的桂枝與《新修》相同，作為桂心的異名使用。即便宋初時，嫩枝全體的桂枝幾乎是不存在的。
- (4) 政府在出版前，對差異叢多的醫書必然要進行校訂，因此，淳化本的桂心統一修改成桂枝，也是意想之中的事。

## 7 林億等的校訂 統一為桂枝

## 7-1 《金匱》的特點

至此，討論了宋改以前，涉及一千年以上桂類藥名、藥物的變遷。其結果，《傷寒》、《玉函》、《金匱》的桂枝，很有可能是在宋改階段被統一的，考察這一變化過程，是該論文最後要論述的問題。宋改的狀況，通過宋改本和其底本的對照，比較容易推知。可是，宋改本的底本鮮有傳存，只有《千金方》未經宋改的殘卷流傳至今，但很難說這個殘卷與宋改底本是同一體系。僅有一個例外，那就是《金匱》，首先要弄明白《金匱》的特點，然後才能深入研究。

《金匱》宋改序稱底本是王洙發現的“仲景金匱玉函要略方三卷”，這與王洙[57]曾參加編修的《崇文書目》所著錄的“金匱玉函要略三卷張仲景撰”相同。這不僅是節略本，而且有嚴重的蟲損，故宋改序曰“或有證而無方，或有方而無證”。因此，林億等人為完繕這個節略本，“又採散在諸家之方，附於逐篇之末”，附方中略記了引用書名。另外，若有方證欠缺時，從他書中引入補充，補入內容的書寫格式與原文似乎有別，但傳存版本的實態目前併不十分清楚。

因為是新編撰的，故書名也叫“新編金匱要略方論”[52]，省略了底本的“玉函”二字，這樣做的目的，大概是為了防止與前已校刊的《金匱玉函經》混同吧。通過以上過程產生的現存的《金匱》只能稱作復元本，所以導致了主治條文的記載形式和藥量單位的參差不一。

《金匱》附方中大部分方劑的出典書乃至收載佚文的書仍傳存，若將附方與原典比較研究的話，宋改的情況也會隨之而明的。

## 7-2 《金匱》附方的改變

《金匱》中明確地記有“附方”二字，或在方名上標記出典的處方共27首，其中詳記藥物組成的22方，有8方與桂枝配伍，其他的桂類藥名未見。以下把這幾首方子與原典進行對照研究，當然這種文獻性的研究必須依靠善本。

元版《金匱 中風節病篇》的附方中，有古今錄驗續命湯，《古今錄驗方》是唐初甄權所作，已經亡佚，但在各書中有很多引文。如，宋版《外臺方》卷14也從《古今錄驗》中引用了相同的續命湯，其與桂心配伍。《外臺方》主治條文第2行中間，記有大字“姚云，與大續命湯同”文。可見，編纂《外臺方》的王燾引用的是姚僧坦《集驗方》（6世紀後半），併加以注文。另外，《金匱》的主治條文末，用雙行小字記有與王燾注完全相同的內容，從而可知《金匱》的續命湯條不是直接引自《古今錄驗方》，而是間接於《外臺方》。再有《外臺方》文末有“汪云，是仲景方”之文。本文也是大字，同是王燾注，這是他參閱《范汪方》（350頃）所作的注文。林億等人根據王燾的注文，斷定續命湯條是仲景佚文，於是作為附方編入《金匱》，只是把桂心改成桂枝。

元版《金匱 中風節病篇》附方還有崔氏八味丸，“崔氏”指7世紀後半崔知悌所著《崔氏（纂要）方》10卷，此書未見傳本，《外臺方》卷18記有“崔氏 張仲景八味丸”，《金匱》也引用了此文。就是說，因《崔氏方》明記了仲景八味丸，即被《金匱》作為附方。但不能肯定，《金匱》這一附方是直接引自《崔氏方》，還是間接引自《外臺方》。可是若徵於《外臺方》，能推斷本來的配伍是桂心，而《金匱》中是桂枝。

元版《金匱 血痺虛勞病篇》附方有千金翼炙甘草湯，方名下有林億等的雙行小字注“一云，復脈湯”。《千金翼》也經林億等人校勘過，所以可以認為這個炙甘草湯直接引自《千金翼》。其實，正如林億等所注復脈湯之別名，元版《千金翼》卷15相同條文下載的正是復脈湯[58]。方名的差異姑且不提，而《千金翼》的復脈湯中是桂心。

對續命湯和八味丸的考察暫且省略，僅就千金翼炙甘草湯的藥量、調劑法而言，與原典的復脈湯不同。為什麼？其啟示是《千金翼》復脈湯條文後的林億等注“仲景名炙甘草， 見傷寒中”，於是看一看《傷寒》卷4炙甘草湯，其藥量、調劑法都與《金匱》一致，《玉函》也與之同。由此可知，千金翼炙甘草經以下過程，而成為《金匱》的附方。

林億等僅將《千金翼》中復脈湯的主治條文引入附方，但進行了部分文字修改。如把為避唐諱的“主虛勞不足”寫成了“治虛勞不足”等，另一方面，方名、藥量、調劑法不遵從《千金翼》，而是與在《金匱》以前已校刊過的《傷寒》、《玉函》相同，並將修改的部分，以校勘注的形式記入《金匱》、《千金翼》。可是，關於藥名、藥量、文字的修改尚未言及，也許是因為分歧過多的原因吧。總之，把《金匱》附方的千金翼炙甘草湯和《千金翼》的復脈湯進行比較的話，可以窺見宋改的斧痕。這一點很明顯地揭示了，《傷寒》、《玉函》、《金匱》這些仲景醫書中，桂心變為桂枝的統一記載曾經被修改過，無疑當時是把桂心和桂枝看作同一種藥物了。

元版《金匱 肺萎肺癰咳嗽上氣篇》的附方中有千金桂枝去芍藥加皂莢湯。因為《千金方》也經林億等人校勘過，所以，此方一定是直接引自於《千金方》。於是核對一下宋改《千金方》，在卷17的同條文下載有此方，配伍的是桂枝。本來應該進一步查對一下仍保存唐代原始資料的《真本千金方》，和《醫心方》中所引的唐本《千金方》，遺憾的是，這部分內容未被傳存或引用，未宋改本《千金方》此卷欠缺。另外，宋版《外臺方》卷10，王燾注為“千金出第十七卷中”的同條文桂枝去芍藥加皂莢湯，配伍的卻是桂心。已在唐政府本《傷寒論》的考察中研討過，宋版《外臺方》的桂類藥名，不論在王燾時，還是宋改階段都沒有太大的變化，據此推之，宋改以前的《千金方》此方配伍的一定是桂心，而宋改本《千金方》和《金匱》都改成了桂枝。

元版《金匱 嘔吐噦下利篇》的附方有外臺黃芩湯，此方與《傷寒》的黃芩湯同名異方，主治條文也不同。而《玉函》的黃芩人參湯與此方異名同方，但主治條文缺如。《金匱》的此附方當然是直接引用於《外臺方》，此方載於宋版《外臺方》卷8，與桂心相配。因為有王燾注“仲景傷寒論出第十六卷中”，很清楚此方出於唐政府本《傷寒論》卷16，並且可以認為，唐政府本《傷寒論》全18卷，前10卷是傷寒部分，卷11以後是雜病部分[59]，故此方被引入《金匱》附方。況且，引用原始資料方面最具有可靠性的《醫心方》，在卷14第28載有引自《范汪方》的黃芩湯，其條文和藥物組成與此同，也是配伍桂心。就是說，此方在唐代或六朝時都是桂心，但到《金匱》時被改成桂枝了。

元版《金匱 婦人產後病篇》的附方有千金內補當歸建中湯，宋改《千金方》卷3有同一條文的此方，配伍的是桂心。未宋改本《千金方》卷3也有同條文，方名為“內補當歸湯達中”，配伍藥名為“桂”[60]。因此可推知，此方在醫方書中最古的藥名“桂”，於《千金方》中也有所載，至以後的宋改本《千金方》的底本階段，或是宋改階段變成了桂心，進而到《金匱》時變成了桂枝。

元版《金匱 腹滿寒疝宿食病篇》的附方有外臺柴胡桂枝湯，宋版《外臺方》卷7載有此方，配伍桂心，但因二者條文稍異，故難以直接確認雙方之間的引用和出典關係。不過根據《外臺方》條文始末的王燾注，可知此方引自於唐政府本《傷寒論》卷15，即雜病部分。《外臺方》卷7從唐政府本《傷寒論》卷15除柴胡桂枝湯外，還引用了二物大烏頭煎、抵牾烏頭桂枝湯、當歸生薑羊肉湯3方，這些處方和條文分別與元版《金匱 腹滿寒疝宿食病篇》所載的（大）烏頭煎、（抵牾）烏頭桂枝湯、當歸生薑（薑）羊肉湯相對應。《外臺方》所載柴胡桂枝湯僅此一首之外，其他也沒有異名同方的現象[61]。據上述可以認定，《金匱》附方的外臺柴胡桂枝湯，就是宋版《外臺方》卷7的柴胡桂枝湯，而原方是桂心，《金匱》作了修改。

元版《金匱 瘧病篇》明記“附外臺秘要方”而載牡蠣湯、柴胡去半夏加瓜蒌湯、柴胡桂姜湯三方，其中，柴胡桂姜湯配桂枝。前二方分別與宋版《外臺方》卷5瘧門所引唐政府本《傷寒論》卷15牡蠣湯、柴胡去半夏加瓜蒌湯相對應，可是，柴胡桂姜湯的對應方，《外臺方》瘧門為何沒有？相同藥味組成的方，在宋版《外臺方》卷1有引自唐政府本《傷寒論》卷3的小柴胡湯，及卷2引自唐政府本《傷寒論》卷4的小柴胡桂薑湯，而都是配伍桂心，只是主治條文異於《金匱》附方柴胡桂姜湯。因此，山田業廣曰：“今本外臺陸無攷，脈經、千金亦不載此條，豈林億等所見有之，而今之外臺係脫落也”[62]，也許正如山田氏所說。但是，《金匱》的柴胡桂姜湯配桂枝，而《外臺》別條同方配桂心，這一點，難道不是間接地證明了林億等人的改筆麼？

以上，對於《金匱》配有桂枝的8首附方，追根溯源，進行比較研究的結果：能證明起先就用桂枝這一藥名的處方一個也沒有，本來7方是桂心，一方是桂或桂心。此結果明確地證明了，這8首方子，宋改時轉載引入《金匱》，同時改為桂枝。當然並不是只將附方改為桂枝，而從淳化本時起，就以桂心和桂枝同義為由，而一直將二者混用著，所以為了統一《傷寒》、《玉函》、《金匱》的體例，包括附方在內，一律遵宋改為“桂枝去皮”，這種桂枝是樹皮。

### 7-3 小結

- (1) 林億等把配伍桂類的藥方轉載於《金匱》附方時，不管方名中有無桂枝，藥名一律改成桂枝。這個事實也證明了，比照附方處理，對《傷寒》、《玉函》、《金匱》進行全書修改。僅就三書中所載桂和桂心，即可窺其宋改之一斑。
- (2) 《傷寒》、《玉函》、《金匱》的桂枝，是《新修》中肉桂的別名。另外“桂枝去皮”的意思是指唐以前和唐代使用的桂心。
- (3) 仲景醫書、醫方的桂枝是樹皮製品，而不是嫩枝整體。

## 8 結論

關於桂類藥名和桂類藥物的關連及變遷，對至宋改前約1300年間的仲景醫書等有關文獻，進行了研究考察(表6)，其結論如下：

表6 桂類藥的記載年表(※名稱記載、◎配藥多、○配藥中、△配藥少)

公元	藥物 藥名→ 文獻	C. burmannii的樹皮		C. cassia或C. obtusifolium的樹皮				
		菌 (菌) 桂	木 (牡) 桂	檉	桂	桂 肉	桂 心	桂 枝
-3C	楚辭·離騷	※			※			
	呂氏春秋	⋮			⋮		※	↑
-2C	馬王堆醫書	○			◎		⋮	↓
-1C	楚辭·招魂士	⋮			⋮		※	↓
	禮記	⋮			※		⋮	↓
	靈樞	⋮			◎		⋮	↓
	神農本草經	※	※				※	非藥名
	漢書	⋮	⋮		⋮		⋮	↓
	爾雅	⋮	※		※		⋮	↓
2C	說文	⋮	※		※		⋮	↓
	武威醫書	⋮	⋮		◎		⋮	↓
3C	仲景醫書	⋮	⋮		?		⋮	?
	吳普本草	⋮	⋮		※		⋮	↓
	郭璞注	※	※		※		⋮	↓
	張仲景方	⋮	⋮		○		○	↓
4C	肘後救卒方	⋮	⋮		⋮		⋮	△
	范汪方	⋮	⋮		⋮		○	↓
5C	後漢書	⋮	⋮		⋮		※	↓
	小品方	⋮	⋮		◎		○	↓
	本草集注	※	※		◎		○	△
6C	肘後百一方	⋮	△		◎		◎	方名
	如意方	⋮	△		△		◎	↓
7C	新修本草	※	※		※		※	↑
	千金方	⋮	※		△		◎	↓
8C	唐政府本傷寒論	⋮	⋮		⋮		◎	藥名
	外臺方	⋮	⋮		⋮		◎	↓
9C		⋮	⋮		⋮		◎	↓
10C	淳化本傷寒論	⋮	⋮		⋮		◎	↓
11C	宋改本仲景醫書	⋮	⋮		△		◎	↓

- (1) 漢以前及漢代，稱桂和菌桂，特別是桂這個藥名較普遍，這些都是樹皮，而且多用除去木栓層的樹皮，其製品在埋葬於公元前2世紀的出土物中發現。以後桂心這一藥名也被通用，唐代的桂心保存至今。
- (2) 唐代前後的桂類藥主要是C. cassia的樹皮，相當現在日本使用的桂皮，以及中國、韓國使用的肉桂。
- (3) 漢末，仲景整理的醫方書中，有桂枝(支)湯這一方名的可能性不能否定。可是以桂枝為藥名，而以嫩枝的全體入藥的可能性幾乎等於零，很可能是以樹皮的桂入藥。唐代仲景醫方中有配伍桂心的，也有“桂心某某湯”的方名。
- (4) 宋初出版醫書時，方名有桂枝二字的仲景方，因桂枝與桂心同義，故出現了配伍桂枝的例子。其原因是自隋唐至宋初，同一種藥物的桂、桂肉、肉桂、桂心及桂枝等名被混用，但宋初是以桂心為主。
- (5) 11世紀宋政府校訂、刊行仲景醫書時，統一三書藥名時，為了盡量減少桂類藥物的矛盾現象，統一採用了“桂枝去皮”的說法，當然其中不免稍有疏漏。同時，把“桂心某某湯”的方名也變成“桂枝某某湯”

了。這個桂枝是沿用了唐《新修》的規定，以C. cassia為主的樹皮，併不是嫩枝的全體。

縱觀以上結論，把仲景醫方的桂枝解釋成嫩枝的全體是錯誤的，但這僅是古典文獻的問題，併不是說嫩枝全體不可入藥，實際在臨床應用上是很有效的藥物。若把嫩枝全體這一藥物，規定為別於桂枝的另一種藥名的話，這些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了吧！另外，本想論述一下從宋改至今約950年間，中國、韓國和日本之所以解釋、使用相忤的史原因，但限於篇幅關係，欲別稿他述。

#### 文獻及注：

- [1]日本公定書協會《第十二改正日本藥局方解說書》第二部D 271頁，東京，廣川書店（1992）。
- [2]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藥典委員會《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》1990年版第一部110頁，北京，人民衛生出版社 化學工業出版社（1990）。
- [3]文獻[2]244頁。
- [4]明趙開美本《（宋板）傷寒論》影印本416頁，東京，燎原書店（1988）。
- [5]清陳世傑本《金匱玉函經》影印本365頁，東京，燎原書店（1988）。
- [6]元鄧珍本《新編金匱方論》影印本28、89頁，東京，燎原書店（1988）。
- [7]文獻[6]41頁。
- [8]文獻[4]156、331頁，文獻[5]338頁，文獻[6]64頁。
- [9]文獻[4]97、438頁，文獻 [5]341頁。
- [10]星川清孝《楚辭》（新釋漢文體系第34卷）29頁，東京，明治書院（1970）
- [11]市原亮吉等《禮記》（全釋漢文體系第12卷）上175頁，東京，集英社（1971）。
- [12]郝懿行《爾雅義疏》影印本1074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（1983）。
- [13]段玉裁《說文解字注》影印本252頁，成都古籍書店（1981）。
- [14]袁柯《山海經校注》459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（1983）。
- [15]諸橋轍次《大漢和辭典》6029頁，東京，大修館書店（1986）。
- [16]湖南農學院、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《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動植物標本的研究》29-32頁，北京，文物出版社（1978）。
- [17]朝比奈泰彥等《正倉院藥物》228-249頁，東京，植物文獻刊行會（1955）。
- [18]江村治樹等《馬王堆出土醫書字形分類索引》35頁，文部省昭和61年度科學研究費補助金總合研究“中國古代養生思想的總合研究”研究成果報告書2（1987）。
- [19]甘肅省博物館等《武威漢代醫簡》，北京，文物出版社（1975）。
- [20]明無名氏本做宋版《靈樞》（影印本《素問 靈樞》）226、242頁，東京，日本經絡學會。
- [21]仁和寺本《黃帝內經太素》影印本 中（《東洋醫學善本叢書2》16、454頁，大阪東洋醫學研究會（1980）。
- [22]皇甫謐《鍼灸甲乙經》影印本32、129頁，北京，人民衛生出版社（1982）。
- [23]宋版《經史證類備急本草》影印本（《東洋醫學善本叢書32》）283-287頁，大阪，東方出版社（1992）。
- [24]文獻[23]287-288頁。
- [25]尚志鈞等輯校《吳普本草》60頁，北京，人民衛生出版社（1987）。
- [26]吳洛《中國度量衡史》225頁，臺北，商務印書館（1981）。
- [27]江蘇新醫學院《中藥大辭典》179、890頁，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（1977）。
- [28]尚志鈞輯校《名醫別錄》35-36頁，北京，人民衛生出版社（1986）。

- [29]文獻[23]288-289頁。
- [30]蘇敬等《新修本草》影印本65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（1985）。
- [31]文獻[27]981頁。
- [32]岡西為人《中國醫書本草考》192-195頁，東京，井上書店（1974）。
- [33]丹波康賴《醫心方》安政版影印本227、465頁，北京，人民衛生出版社（1993）。
- [34]小曾戶洋“《脈經》總說”《東洋醫學善本叢書8》348頁，大阪，東洋醫學研究會（1980）。
- [35]楊用道《葛仙翁肘後備急方》影印本60、85頁，北京，人民衛生出版社（1982）。
- [36]文獻[35]37頁。繼其後記有“診候須明，悉別所在撰大方中”，所謂“大方”大概是葛洪的《玉函方》一百卷。
- [37]小曾戶洋“《小品方》書誌研究”，北里研究所附屬東洋醫學總合研究所醫史文獻研究室《小品方 黃帝內經明堂古鈔殘卷》65-80頁，東京，北里研究所附屬東洋醫學總合研究所（1992）。
- [38]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《馬王堆漢墓帛書肆》釋文、注釋篇28頁，北京、文物出版社（1985）。
- [39]小林健二、宮川浩也《素問、靈樞總索引》425-426頁，東京，日本內經醫學會（1993）。
- [40]三木榮“Stein敦煌文書202和現傳《宋板傷寒論 辨脈法》及《金匱玉函經 辨脈》的比較”，《漢方之臨床》6卷5號249-274頁（1959）。
- [41]宮下三郎“敦煌本《張仲景五藏論》校譯注”，《東方學報》第35冊289-330頁（1964）。
- [42]宋版《新雕孫真人千金方》影印本（《東洋醫學善本叢書12》）402頁，大阪，東方出版社（1989）
- [43]野上真里等“宋代以前的醫藥書所記載的朮類名稱及基源”，《生藥學雜誌》39卷1號35-45頁（1985）。
- [44]渡邊幸三“對傳統的本草書中七情表的文獻學的研究”，《日本東洋醫學會雜誌》5卷2號20-27頁（1954）。
- [45]丸山裕美子“日唐醫疾令的復元和比較”，《東洋文化》68號189-218頁（1988）。
- [46]王溥《唐會要》卷82（1525頁），臺北，世界書局（1988）。
- [47]小曾戶洋“宋版《外臺秘要方》所引書名人名等索引”，文獻[34]231頁。
- [48]小曾戶洋“《醫心方》引用文獻名索引”，《日本醫史學雜誌》32卷1號98頁（1986）。
- [49]宋版《外臺秘要方》影印本（《東洋醫學善本叢書4、5》），大阪，東洋醫學研究會（1980）。
- [50]野淵紘“《太平聖惠方》所出的異本傷寒論 關於淳化本傷寒論”《漢方之臨床》25卷11、12號663-672頁（1978）。
- [51]錢東垣《崇文總目輯釋》影印本（《中國代書目叢刊》第1輯上）116-126頁，北京，現代出版社（1987）。
- [52]真柳誠“《金匱要略》的文獻學的研究（第1報）”《日本醫史學雜誌》34卷3號414-430（1988）。
- [53]咎殷《食醫心鑑》影印本（《歷代本草精華叢書》1所收），上海中醫藥大學出版社（1994）。
- [54]錢超塵《傷寒論文獻通考》482-483頁，北京，學苑出版社（1993）。
- [55]馬繼興《中醫文獻學》123頁，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（1990）。
- [56]真柳誠《中國醫學史I 主要醫藥文獻史2 “張仲景醫書”及其研究書》38頁，東京，日本漢方協會（1985）。
- [57]脫脫等《宋史》9814-9816頁（列傳53），北京，中華書局（1977）。
- [58]元版《千金翼方》影印本（《東洋醫學善本叢書13》），大阪，東方出版社（1989）。
- [59]文獻[56]19頁。
- [60]文獻[42]131-132頁。
- [61]孫中堂“方劑索引”、高文鑄校注《外臺秘要方》968-1028頁，北京，華夏出版社（1993）。
- [62]山田業廣《金匱要略札記》影印本（《山田業廣撰集1》）288頁，東京，名著出版（1984）。

（郭秀梅 譯，梁永宣 整理）